

歷史問題論叢

翦伯贊 著



翦伯贊著

歷史問題論叢

(增訂本)

人民出版社

历史問題論丛

(增訂本)

翦伯贊著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2\frac{7}{8}$ · 插頁 2 · 字數 298,000

1962年2月新1版

196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6,000 定价(六) 1.50元

統一書号 11001·193

目 录

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	1
资产阶级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8
从学术自由談起.....	16
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32
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	42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51
談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結合問題.....	68
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談到古籍整理問題.....	73
怎样研究中国历史.....	79
論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	92
《义和团》序言.....	107
論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110
再論中国历史研究.....	123
关于历史人物評論中的若干問題.....	130
写在《史学周刊》一百期之后.....	142
《戊戌变法》序言.....	145

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	149
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	178
論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国社会經濟的性质.....	188
釋《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	253
《历代各族傳記会編》序言.....	276
义和团运动.....	280
两汉时期的雇佣劳动.....	304
秦汉时期边疆各族的历史文物.....	318
跋《宋司馬光通鑑稿》.....	326
为《通鑑》編写分工問題釋疑.....	333
《琵琶記》的历史背景.....	344
讀郑振鐸《关汉卿戏曲集·序言》.....	353
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	359
評越剧《則天皇帝》.....	370
文成公主說了話.....	376
給文成公主应有的历史地位.....	384
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說到昭君出塞.....	394
后 記.....	409

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

解放以来，我国科学家、教授在思想改造中学习了馬克思主义。有些科学家、教授通过自己的那門科学的研究，在不同的程度上接受了馬克思主义。还有一些科学家、教授已經初步地掌握了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并且已經能够运用馬克思主义的理論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因此，可以說到目前为止，馬克思主义已經在我国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領域中建立了統治地位。

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馬克思主义已經在目前中国巩固了它的統治地位，資產階級思想已經从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彻底地消灭，那就是过于乐观。大家都知道，資產階級思想在我国文化科学的領域內留下的影响还是根深蒂固，有些人在政治上接受了社会主义，而在思想上还是对馬克思主义有抵触，还有极少数的人甚至反对馬克思主义。因此，正像政治上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思想上也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而思想战线上的誰胜誰負的斗争，毛主席說：“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時間才能解决。”

自从百家爭鳴的方針宣布以来，特别是整党开始以后，和右派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平行，在思想战线上也出現了对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右派分子很懂得要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就必须反对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挖心的战术，是要从思想上解除我們的武裝。

在这里，我想首先提到右派分子費孝通所写的一篇文章，《知

識分子的早春天气》。在這篇文章中，他用了極其刻薄的言詞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惡毒的誹謗。他認為解放以來，我們對於唯物與唯心的劃分有一套簡單的邏輯，即：蘇聯的科學都是唯物論，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都是唯心論。他用舞台的臉譜來諷刺我們對待唯物與唯心的態度。他把唯物論比作“紅臉”，唯心論比作“白臉”。他認為我們劃分唯物與唯心，就“像小孩子看草台戲，劇情看不懂，就看見白臉還是紅臉，白臉挨打了就叫好。”他說他和他的朋友是看得懂劇情的，因而他們對於“白臉”挨打是不能心服的。

為了偽裝自己，費孝通說：他和他的朋友曾經使用了各種各樣的方法。他們把心愛的英美書從書架上抽掉，換上一些從俄文翻譯出來的小冊子，把自己打扮得像一個唯物論者。在講堂講課的時候，也引幾句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的話，欺騙學生，如有必要，並罵一罵他們親愛的英美同道，表示進步。總而言之，他們曾經努力掩蓋自己臉上的白粉，塗上一些胭脂，可惜化裝的技術不高明，在鼻子上露出了白粉，終於現出了原形。

費孝通不僅用“紅臉”“白臉”來詆毀馬克思主義，打擊人們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積極性，還動員他的朋友和反共反社會主義的人等出來和馬克思主義者“打官司”，要他的朋友利用百家爭鳴的機會，控訴馬克思主義，替唯心論伸冤。他還說：“希望把官司打清楚。”要問個明白：“唯心的為什麼不對？”

費孝通用先發制人的戰略來展開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進攻，要馬克思主義者望着唯心論泛濫，望着資產階級思想冒頭，而不應有任何警惕，當然更不應進行反批判。他說：你們“聞到一些唯心論的氣味，就有人打起警鐘，唯心主義泛濫了，資產階級思想冒頭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鎮壓住了，這石碣一揭開，又會沖出來搗亂人間的樣子”。

不許反批評是办不到的。在百家爭鳴中，馬克思主义当然要鳴。聞到了唯心論的气味，当然要敲警鐘，不仅要打起警鐘，还要对那些从阴沟里冒出头来的那些东西，予以迎头痛击。至于說什么妖魔要从石碣底下攢出来，我們并不害怕。我們見過不少妖魔，也捉过不少妖魔，像費孝通这样小小的妖魔，即使从石碣底下冲出来，我們还招架得住。你們冲吧，搞乱吧！看你們冲到哪里去，搞些什么乱。

費孝通的《早春天气》是章罗联盟用来动員反馬克思主义力量的一个宣傳文件。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各种各样反馬克思主义的言論就愈来愈猖獗了。我是学历史的，又是信奉馬克思主义的，在这里，不能不提到我的同行雷海宗教授的言論。雷海宗教授在“天津教授們关于百家爭鳴的座談会”上的发言，應該看做是在学术思想方面向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公开挑战。

不过在雷海宗教授的言論中，並沒有什么新的东西，几乎都是他的前輩已經說过的一些陈腐的調子，甚么馬克思主义停滯論、过时論、不合国情論等等。應該提到，雷海宗教授也提出一条他认为很新鮮，其实是大家早已知道了的材料，即一八九〇年在埃及发现的一部殘缺不全的所謂《雅典宪法》。他就想利用这一条材料作为武器来推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某些問題的提法，企图动摇馬克思主义关于古代史的基本理論，从而把中国的历史研究拉回資产階級唯心論的道路。在这里，我想向雷海宗教授提出一点小小的建議：如果一定要反掉馬克思主义，仅仅依靠这一种材料是十分不够的。雷海宗教授大概也知道，馬克思仅仅为了写《資本論》就看了一千五百多种参考书。

至于雷海宗教授所說的，从恩格斯死后，馬克思主义就停止了发展。这种議論不能认为只是他的学术見解，也反映了他的政治

态度。因为这种議論，实际上就是否定馬克思主义的列宁阶段，否定毛澤东主席对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創造性的发展，否定半个世紀以来各国共产党人对馬克思主义理論的新的闡发，甚至否定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胜利是馬克思主义的胜利。虽然他后来也做了一些辯解，說他的馬克思主义停滯論，只是限于历史学的范围，但就是在历史科学的范围内，馬克思主义也沒有停止它的发展，列宁的許多著作，如《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底最高阶段》等等都发展了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毛澤东主席的許多著作，替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的研究方面奠定了基础。虽然列宁、毛澤东所論述的多是近代史方面的問題，但在这些著作中却发展了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本理論。虽然他們在論述历史問題的时候，总是結合革命問題，但并不能因为結合了革命就說不是历史科学，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就是一种斗争的科学，革命的科学。馬克思主义者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为改变历史，即为了革命而研究历史。这一点也許就是我們和雷海宗教授的基本分歧之点。

关于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組的名义提出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問題的几点意見》，郭沫若院长已經作了全面的駁斥，他指出这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綱領”，我完全同意郭沫若院长的駁斥。正因为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綱領，所以也就必然是一个反馬克思主义的科学綱領。應該指出，在这个綱領中，沒有一个地方提到共产党，提到馬克思主义。在这个綱領中提到的是保卫科学家，是取消科学研究的火車头，是恢复和重視資產阶级的所謂社会科学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等等，总起来說这个綱領是企图在組織上取消共产党領導，在思想上取消馬克思主义的領導。显然，这个所謂“意見”书，就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企图篡夺思

想領導權的无可抵賴的供狀。

我們要不要研究社會學呢？我們要研究；但我們所要的並不是替資產階級提供剝削資料的社會學，而是為了推進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提供資料的社會學。我們要不要政治學和法律學呢？我們要；但我們所要的不是辯護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治學，而是研究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的政治學；不是保護資本主義的私有制、鎮壓勞動人民的法律學，而是保護社會主義的公有制、鎮壓反革命分子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法律學。因此，我們堅決地反對右派分子提出的恢復和重視資產階級的所謂社會學，並且要對於這種反動的企圖予以嚴厲的駁斥。同時我們還要警告右派分子，在文化科學的領域內，要想搞資產階級的所謂社會科學的復辟，是註定要失敗的。

從費孝通的《早春天氣》到以民盟中央科學規劃小組提出的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是最近一個時期反馬克思主義活動的發展經過。當然在這個時期中還有各種各樣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謬論，這裡就不備舉了。現在我還想說到的，是這些反馬克思主義者所持的“理由”。

最近時期，几乎所有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謬論都是隱蔽在“反教條主義”的幌子之下進行的。這些人異口同聲地胡說，教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產物，要挖教條主義的根，就要挖掉馬克思主義。是的，我們承認在目前的科學研究和教學中，存在着一些教條主義，正因如此，所以共產黨才提出反教條主義的號召；但如果說教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產物那就是胡說。大家都知道教條主義是主觀主義，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就有教條主義。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都有教條主義。中國古代的學者，開口“子曰”，閉口“詩云”，難道不是教條主義？西洋中古時代的學

者，開口“上帝”，閉口“耶穌”，難道不是教條主義？可見教條主義古已有之。當然我們並不因為古已有之，就說不妨今亦有之，教條主義不論古今都是不好的東西，都應該反對。不過我們反對教條主義和右派分子沒有任何共同之點，我們反對教條主義，是為了發展馬克思主義，我們一方面反對教條主義，另一方面還要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反對修正主義。而右派分子則是為了反垮馬克思主義。

也有些反馬克思主義的謬論是隱蔽在強調資料的重要性的幌子之下進行的，好像馬克思主義者都是空談。可惜這種攻擊又是無的放矢，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說過資料不重要，相反地，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研究任何問題都要詳細占有材料；不過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把自己的任務停止在資料的羅列，而是要通過對資料的分析、研究，發現問題的本質，發現事物發展的規律，作出創造性的論斷。而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則是企圖把科學研究引向煩瑣的資產階級的研究道路。

還有些反馬克思主義的謬論是隱蔽在繼承文化傳統的幌子之下進行的，好像馬克思主義者不要文化傳統。實際上，在歷史上沒有一個學派像馬克思主義者一樣尊重自己的文化傳統。不過我們對待古代文化是要用批判的態度加以審查，還要根據革命的實踐加以檢驗。而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則是國粹主義者，在他們的思想中只要是舊的都是好的，新的都是壞的。他們是想利用繼承文化傳統來進行文化上的復古主義。

右派分子是披着各種各樣的外衣來進攻馬克思主義，但是不論藍衫或紫袍，都不能掩蓋他們的反動面貌。我們必須同各種各樣反馬克思主義的謬論進行鬥爭。不去和敵對的思想作鬥爭，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就不能發展，不去毀滅唯心論的堡壘，馬克思

主义就不能巩固它的阵地。在反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我們不仅要
从政治的战綫上也要从思想战綫上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

（《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

資產階級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 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对于恢复資產階級的所謂“社会科学”的阴谋活动，不只限于社会学、经济学等部分，也包括历史学在内。我现在就历史学这方面說几句话。

解放以来，我国大多数的史学工作者都初步地批判了資產階級的历史学观点，学习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来研究历史，拥护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还有少数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他們一直是在不同的程度上抗拒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些人在过去几年中尚有所顾忌，在章罗联盟发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前后，就明目張胆地发表了各种謬論，并假借学术的名义对共产党进行政治性的攻击活动，彻底暴露了他們的本来面目。

历史学界的右派分子有很多共同点，主要地有下列几方面：

第一，和其他部門的右派分子一样，历史学界的右派分子和一些具有右派思想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例如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等都发表了这样的謬論，他們都是从原則上反对应用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历史科学是一种具有强烈的階級性的科学，它和经济学一样，它的材料的特殊性质就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喚起，把代表階級利益的仇神召到戰場上来辯护历史家自己所屬的階級的利益。因而在这一方面右派

分子就帶着最惡毒的故意，向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了瘋狂地公開的進攻。他們妄想歷史科學領域中反掉馬克思列寧主義，讓資產階級歷史學在中國復辟。

雷海宗用一本所謂《雅典憲法》作武器，向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進攻。他發表了荒謬絕倫的馬克思主義停滯論、過時論和不合國情論等等陳腔爛調。他誣蔑地把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說成一錢不值，而在另一方面則把他心愛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社會科學”捧上了天。他說：“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太薄弱、太貧乏”。“蘇聯歷史科學水平之低是驚人的，蘇聯學者的著作，在資本主義學術界看來連評論的資格也够不上，可以說不是科學作品。”甚至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寫歷史的書很少，僅有幾本也是趕任務的書”。而在資本主義國家則“可以清楚地指出它有那些學派，那些代表性的著作”。又說：“最近六十年来，世界（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科學仍在不斷的有新的發展，不斷地增加新的材料，對舊材料不斷地有新的認識新的解釋。但這些對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界來說是等于不存在的。我們今天仍滿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的認識條件和資料條件下對問題所說的個別的語句。”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真是極盡誣蔑之能事。雷海宗的謬論，主要的是說馬克思主義過了時，實際上過了時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的所謂科學方法。慢說資產階級已經臨于沒落的時代，就是在这个階級的青年時代，資產階級的所謂科學方法，也是像馬克思所說的，“好像是一匹笨重的馱馬，面臨本質與現象，結果與原因，就一籌莫展了”。而雷海宗却說這匹“笨重的馱馬”到了垂死的時候反而出現了一日千里的奇跡，豈不是神話。

向達則提出歷史學只開五朵花的問題，來進行攻擊。他所指的五朵花，就是中國歷史分期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農民戰爭

問題，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應該指出，向達提出的五朵花的問題，是不符合事實的。解放以來我們是着重地討論了這五個問題，討論這五個問題並沒有錯，因為它們是歷史上帶有關鍵性的問題。除此以外，在歷史學方面我們還提出了很多新的問題，其中有大問題，也有小問題。然而向達就只看到這五個問題，用他的話說，只看到這“五朵花”，而且最討厭這五朵花。為什麼，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這五朵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開出的花朵，而且只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才能開出這五朵花來。正因為如此，向達就不高興，到處宣傳，好像這就是解放以來中國歷史學的罪狀。向達不僅反對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而且十分輕蔑馬克思主義。湯用彤先生在他的著作《魏晉南北朝佛教史》重版時作了一個後記，里面說到“試圖用馬列主義的觀點指出本書的缺點”。向達就說：“這是降低身分”。顯然照他看來，只有堅持資產階級的立場、觀點才是高人一等。

如果說雷海宗和向達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反對馬克思主義，企圖用買辦階級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學來代替馬克思主義，榮孟源則主張復古主義，企圖用主要是封建主義的歷史學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榮孟源在他的《建議編撰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資料》一文的初稿中，充分地暴露了他的這種反動思想。在這篇文章中，沒有一個字提到馬克思主義，而是以一種隱晦的筆調反對馬克思主義。他說：“目前辛亥革命以來的歷史，除原始資料之外，多是夾敘夾議的論文。論文固然是必要的，但以論文來代替一切，那就妨害了歷史科學的研究。”從前後文看來，榮孟源所謂的論文，就是指用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所寫的論文。這種論文，在榮孟源看來，是妨害了歷史科學的發展的。他又說：“編年史繼承我國的歷史傳統，既要直言無隱，又應注意書法，即注意立場、觀點和

方法。”

我們从来没有反对过編年史，我們认为編年史虽然也有它的缺点，但仍然是我国史料編纂学中的优良傳統之一，所以解放以后，我們把《資治通鑑》整理出版了。不过用編年体的方法来編排史料，并不排除应用新的立場和观点；反之，应用新的立場和观点来研究历史不是就不能“直言无隱”，然而不难看出，荣孟源是把直言无隱和立場、观点、方法对立起来，好像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場，应用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就不能直言无隱，这对于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是一种恶毒的污蔑。荣孟源在攻击了馬克思主义之后，提出了編撰各种不要馬克思主义或反馬克思主义历史书的建議。按照荣孟源的建議去行事，就必然要使中国的历史学退回到封建主义的老路上去。

尽管右派分子用玫瑰的顏色来描写资产阶级的乃至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学，但是要想把中国的历史学拉着倒退是不行的，原因就是時間太迟了。馬克思說过：“同一件东西对某一个世紀是一个完成品，但对另一世紀，只是用到新的生产去的原料而已。”资产阶级的乃至封建地主阶级的历史学，都有他自己的世紀，它們的世紀已經过去了。因此即使在它們中間有一些有用的部分，也只能作为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原料了。

第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一些具有严重右派思想的人不仅反对馬克思主义，也对共产党的领导进行恶毒的攻击，向达、雷海宗、荣孟源等都是这样，向达在很多会議上的发言中对科学院的党的领导大肆攻击。他說科学院的领导是外行领导內行。一些行政领导的党员干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业务”。他說科学院的党的领导“有如張宗昌帶兵”，把共产党比作北洋軍閥。向达經常摔紗帽，也就是表示自己要向外行抗議。向达自己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以为别人也和他一样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所谓外行就是共产党。向达还以老爷自居，叫这个下台，那个下台。他身为北京大学的一级教授、图书馆馆长，又是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副所长，他不把这些看作是人民给他的破格的光荣，反而诬蔑党“既外行又不信任人”。他恶毒地诬蔑党对非党人士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科学院是宗派主义的大蜂窝”。他恣意挑拨说党把科学家看作“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他威胁地说：“把我们科学家当成什么人看？我们是受气，我要控诉！”

对于党的领导，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他诬蔑“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说解放后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一言不发的，或者只能希望他们发的一套假言。”大家请注意雷海宗在解放以后所说的都是“假言”，没有一句“真话”。大家都知道历史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实性，一个言不由衷的专说假话的人，怎么能给学生以正确的历史知识。我们希望他把心里的真话说出来。雷海宗在文章中还谈到不要党“发号施令”，并威胁地说，不然，知识分子就要说假话，或者就要采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消极怠工的态度了。

荣孟源也极端仇视我们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他在前述文章里，歪曲和捏造了一些党员说的话，然后攻击说，“我认为这说法很无知，可是只能腹诽，不敢说出口来，腹诽应当杀头，但无所表示，他人不知，其奈我何”。他简直是把共产党员看做封建专制的君主，其心怀仇恨之深是可想而知了。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都是隐藏在反宗派主义的幌子之下，叫着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口号，来反对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领导，以便实现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